

北平四中同學平宗誠

朗聲說笑談李敖

(上)

●平原

李敖去年九月訪問大陸，和北平四中同學見面，他的班友平宗誠談印象中的李敖，是這麼說的：「上帝造了一個李敖，然後把模子打碎了。李敖是極其獨特的『這一個』。千萬個人談李敖，會有千萬種看法，這一點兒也不奇怪。我自己的看法呢？說不準。李敖光怪陸離多彩多姿的人生，實難用簡單的話語概括。那就允許我從幾個側面敘述一下，這位台灣文化名人、作家、歷史學家，在我頭腦裏的印象吧。」

平宗誠說李敖狂傲，恐怕沒有人說李敖謙恭。可是，我的確感受了他的這一面。

一九二〇五年九月廿四日的北京，天高氣爽，秋陽高照。北京四中（解放後將平改為京）作為文物保留下來

的惟一舊建築——原先的校長室——一座典雅的廊檐式廳堂裏，包括鄙人在內的十一位鬚髮衰頹、飛雪凝霜的老先生，正在朗聲說笑談李敖。

我們與李敖曾有過一學期的同窗之誼，在這裏等候着與一別五十六載的李敖會晤。北京四中是北京百年名校，譽滿京華。一九四八年八月，初

中入學考試放榜的那天，李敖的父親惟恐自己架驚不馴，怪招迭出的兒子，不能中規中矩地答卷，考不上四中。他志忑地從三百名中榜考生的榜尾看起，直看倒數二百多名，仍然不見李敖的名字，他的心都快涼了。可是倒數最後一名，正數第一名，李敖的名字赫然入目，他的興奮，欣慰難以言表。

李敖入學時身穿背帶褲，有點洋派。那時候學校經費困難，要學生自備桌凳。他從家裏搬來個小方桌，有點滑稽。這次返校，他笑問陪同他參觀的校領導，「我的小方桌還在嗎？」

入學不久文才顯露

李敖入學不久，文才就已顯露，他治學的志向，更無以匹。他十三歲就著手搜集資料，要編寫一部《東北史》。他是東北人，對於日寇侵華，家鄉淪亡，從小就有切膚之痛。

厚重河南請你批評

我們還在回憶中，守候在屋裏的香港鳳凰衛視台的記者們說「來了」。一進會客室一聲，一聲「哈囉！老同學們，你們好！」李敖抱拳拱手，快樂活潑，立即化解了歲月隔閡，我們一下子回到了五十六年前。

我們的老班長史昌溫把昔日同窗一一向李敖作了介紹。平宗誠握住李敖的手，說一聲「很欽佩！」他忙回說「謝謝！謝謝！平宗誠！」介紹完畢，李敖謙恭地拒絕了上座，就近坐在老同學中間。

雖然難憶音容，但是往事還是喚醒了舊情。陶西平說：「咱們是同桌。你的方桌我的長桌強湊在了一起。」

「噢，我還記得令尊是青年黨，我們『顛兒』了。你們沒有？」哄堂大笑。

說話間，平宗誠把一幀十四歲時

的小照遞給李敖。背面題字：「李敖師兄惠存，這就是五十六年前與你在四中初一甲班同窗共讀時的平宗誠。」

李敖熱情而有禮貌地忙說：「這是送給我的嗎？謝謝！謝謝！」緊接著

，平宗誠把六冊《厚重河南》文集送到李敖手裏，告訴李敖：「河南省有

一份影響很大，發行百萬份的都市報《大河報》。這是大河報記者歷經幾

年時間，遍訪河南各地，挖掘河南歷史文化，編寫出來的文集。你是歷史

學家，大河報總編輯特意委託我，轉送給你一套，請你瀏覽、批評。」

李敖是擁有十多萬冊藏書的藏書家，高興地捧過《厚重河南》，又連

聲：「謝謝！謝謝！」同時，有些疑惑地問宗誠：「府上是河南嗎？」宗

誠回說：「我老家是北京，後來一直

滿腹經綸舞台太小

在河南工作。」李敖才恍然。

在老同學面前，他誠懇謙恭有加，絕對沒有什麼恃才傲物。當四中校長請他為即將到來的母校建校百周年盛事題詞時，他依然是謙虛地環顧老

同學說：「那我就獻醜了。」瀟灑的李敖，提起毛筆站在案前，四句詩一

揮而就：「千山已盡，萬法皆空。百年將至，唯我四中。」詩意空靈大氣

，書法飄逸俊秀。字寫完，李敖說：「這裏我用了一個簡體字『盡』。這

個簡體字宋代就有，『尺二』秀才嘛。這可不是共產黨的功勞喲！」是玩

笑，也是一點小小的炫耀。李敖的表現慾是按捺不住的。

跟同學告別時，他雙手擎上一張名片，說：「這一下就不會失去聯繫

了。」他的名片上方，三分之二的位

置是空白。下方三分之一的位

乾乾淨淨，清清爽爽。他的頭銜是什麼？沒有。或者說太複雜。空白。「李敖」兩個字就夠了。「天下誰人不識君！」

談到香港鳳凰衛視台「李敖有話說節目」，平宗誠認為，未能很好地展現李敖的學者風采，這個節目的定位是「隨談」，不帶多少學術性。我們想聽李敖談文學、談文化、談歷史，未免有些失望。看來，他自己對節目也不大滿意。他覺得時間短，展示不開。

李敖說，把問題打開，需要一些時間，猶如飛機在跑道上起飛。可是剛剛起飛，又要準備降落，問題該收尾了，飛機沒有飛遠。的確，舞台太小，滿腹經綸、博聞強記的李敖要不開。話雖這樣說，但就從小節目，也處處使人感到學者的品格。

胡適文存觸動思想

平宗誠對李敖頗多了解，認為他

的巨額藏書，不是做樣的。他把自己的「圖書城」整理得井然有序。他就是統領「十萬大軍」的「元帥」，一切「將士」都十分服貼地聽他調遣。他需要什么書，伸手就到，如探囊取物。書裏面夾著很多紙條，指明索取知識的位置。

他研究學問，十分重視圖書資料的收藏整理、分門別類。表現出來的就是事無巨細，言必有據，絕不敷衍。照片、文獻、報紙、書刊，都是他做學問的材料。加上他探軼索隱、鉤玄提要的獨到功力，他才能夠引經據典，旁徵博採，鞭辟入裏，一針見血，以致於連官司都沒有人敢跟他打。

李敖在學術上，一生都在發現、批判、創造。他以超常的天分，讀萬卷書，遨遊學海。初中時，他就讀了《胡適文存》，思想上深受觸動。這已經超出一般學生接受的水準。上台講大學時，他寫了學術研究文章《從讀〈胡適文存〉說起》，公開發表。

一篇學生的作品，竟引得剛從美國回來的大學者胡適博士，要約他面談。這位「五四」先驅、著名學者，見了當時年輕後生李敖就說：「啊，李先生！你簡直比我胡適之還了解胡適之！」難以掩蓋胡適對李敖讚賞之情。胡適絕不是在恭維。從這次以後，對李敖一直另眼相看。李敖困頓時，胡適曾以一千元相贈。

平宗誠說，李敖探索真理的態度，從來不受客觀因素左右，在繼續肯定胡適「石破天驚，不可磨滅」的思想貢獻的同時，對於胡適的學術地位，卻又發起了挑戰。

學者自負溢於言表

李敖寫出《胡適先生走進了地獄》、《為〈播種者胡適〉翻舊賬》，一篇篇辯難文章連連引起爭論與風波。他的頭腦永遠是獨立的、活躍的。他在學術的風口浪尖上弄潮，怎一個「狂」字了得！梁實秋、殷海光、姚

從吾等文化、學術名流，對李敖莫不倍加賞識。

平宗誠認為李敖可不是個光會罵

人的愣頭青。他的根基是深厚的文化，他的本錢在於他是大學者。李敖主編的《文星》雜誌，在被國民黨查封前，占台灣期刊的鰲頭，創造了一個輝煌的《文星》時代。

不辦刊物後，他就一本接一本地出版他的大部頭書。近年編就的《李敖大全集》已達四十冊，約一千五百萬字。李敖說：「他不用《大李敖全集》就是表示謙虛了。」

他的長篇小說《北京法源寺》，構思於獄中，成書於想像，竟能於兩千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。這次來到北京，參觀他從未到過的法源寺，有人問他，你認為真的法源寺好，還是你寫的法源寺好？他隨口回答：「各有千秋」。大學者的自負，溢於言表。

他的另一長篇《上山·上山·愛》和劇本《紅色十二》都是很能反映

他作為文學家、學者風采的代表作。

等身著作笑傲江湖

李敖固屬天才，但他的學問是做出來的。他說他深夜讀書寫作，緊閉雙唇，連續幾個小時，往往是到口渴難耐，想要喝水時，緊閉的雙唇已經分不開。快活的李敖，自有他十分艱苦的一面。「梅花香自苦寒來」啊！

平宗誠指出，永遠的笑容，永遠是快樂，永遠是幽默，永遠是輕鬆。李敖嬉皮笑臉的外表下，率性而為的行動中，嬉笑怒罵的言語裏，一生無羈無絆「我手寫我口」的等身著作裏，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自信無比，獨立支撐，頂天立地，敢作敢當，笑傲江湖，無所畏懼的鬥士。

鬥士難免偏激。魯迅的匕首投槍也確有傷及同志朋友的。平宗誠又說，李敖不喜歡魯迅，說魯迅算不上革命家，他沒有勇氣與國民黨正面鬥爭。也算不上文學家，只有短篇小說，

沒有長篇。雜文可讀的也不多，語言又彘扭等等，其實這些都是偏激的話。

他不喜歡魯迅，可是當我想到李敖的鬥士品格時，卻覺得他正像魯迅所說的，是「無論愛什麼——飯、異性、國、民族、人類等等，都糾纏如毒蛇，執著如怨鬼，二六時中沒有已時」的那種人。

魯迅說：「我們從古以來，就有埋頭苦幹的人，有拼命硬幹的人，有為民請命的人，有捨身求法的人……這就是中國的脊梁」。李敖也就是這種人。他的骨氣跟魯迅的骨氣，確實也可以比一比。

從眼中看進去，耳中聽進去，而又能從口中講出來，筆下寫出來的學問，纔算真學問。

社會上有兩種人能創造風氣，轉移風氣，一種是有權威的人，一種是有學能的人。

本刊編輯